

女人們的

廬隱女士著



女人之心

盧隱女士著

四社出版部發行

民國二十二年六月

女 人 的 心

每冊實價四角五分

外埠郵費另加

著者

盧隱女士

發行人

張竹平
上海山東路

第一六二號

發行所

時事新報 大陸報
大晚報 申時電訊社
四社出版部

經售處

各埠各大書局
上海山東路一六二號

印刷者

華豐印刷鑄字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保留攝製電影及舞台編劇權

民國二十二年六月版

關於廬隱女士

四 郎

一 她的丰度

這確是個奇蹟，我雖則也曾讀過藝術史，也曾看過不少大畫家大雕刻家的傑作，但我未曾感受過如廬隱女士這般內心的力；這種力是由她堅強的意志，熱烈的情感和脫俗的心思所溶化成的一種絕對偉大磅礴的混合品。真的，你祇須看看她那雙如鷹般的眼，炯炯有光，直把你眩惑，不，直使你睜不開眼來。我相信一個人內在的智，美，與力都能由一雙眼裏洩露出——當然，有的全盤露出，有的露出一部份，說來也怪，當我初識這位女作家時，我的心不自知的昇到一種脫俗的詩境裏去了；這自然是她的絕世獨立的個體使人不能不努力向上，努力朝偉大的方向走去。

大凡一個天才，如果是男性，必多少帶些女性，如果是女性，必多少帶些男性，而

盧隱當然不能例外；她外表雖無世俗所謂的美，而內心却有阿其麗斯（Achilles）的力，這外表與內心配合起來，配合的如此勻稱，你看見了她，正如讀了一首又古典又浪漫的詩，她身材不算高但也不能說矮，她的髮細而黑，臉兒稍微有點瘦，額角異常之大，但又不至如蘇小妹的『額頭先到畫堂前』的那麼大，如果她受了刺激，或是心裏起了紅艷艷的情緒，她的兩眼却又不似平時那麼銳利，反變爲如朦朧的秋月或霧裏的花朵了。

至於說到她的丰度，我便不知如何說起，回憶我們初見時，她是那麼冷靜，高傲，真有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神氣。我心裏正想着，這樣一個冷靜的作家，而她的作品又一點不帶諷刺或批評的風格；因爲祇要讀過她的作品的人便會想出一個憂鬱多思善，感易愁的女士，含淚坐在窗邊，讓全世界嘆一口氣，便無踪無影的溜過去了。或是像個多情的女士，對誰都溫存，對誰都寬宏大量，然而讀過她的小說的人一旦有緣與她相會，便不期然的這樣想——這些悲觀善感的文字恐怕不是這位又活潑又直爽又銳利的女士寫的罷。但你千萬別狐疑，這些作品的確是她寫的，不是她寫，還有誰能寫呢？

一陣笑聲雜着一陣豪豪的皮鞋聲，從幽靜的愚園路上傳來，跟着又是『那我可不在乎』的清婉的國語聲的口音，這是廬隱從學校裏回家，伴着三兩朋友在馬路上又說又笑的走着。她雖無飄飄欲仙的丰度，但誰要見過她一面後，那剛強脫俗的印象永映在腦子裏；她的言語，她的聲音，她的哭，她的笑，她的一切，都能給我們一個模範，就是說她無時無地不在朝人生的大道，生命的真諦方面走，總之，這種精神的美，決非常人所有，也非常人易於了解的。

二 她的生活

關於廬隱的生活，我也得說幾句，她昔在北平時，獲得浪漫女作家的銜頭，記得一個法文報上曾稱她為中國的浪漫女小說家，我當時看了這個評語，半信半疑，因為我們那時僅相識半年，在這半年中，雖則在月下暢談過，在酒家大醉過，在北海風光中盪過舟，在西山涉過水攀過山，但廬隱的生活過於複雜——尤其是她的內心生活——所以要

從短促的半年的交遊中完全了解她的生活，完全探知她心的跳動，這比登天還難，而況我又是個多麼愚魯的人呢。

時光過去了，轉眼春色又瀰佈了灰城，她來信說：『四郎，我明日又與數友同遊西山，』不久，她從西山遊罷歸城，我遇見她，才知道她曾在春花下酩酊大醉過，痛哭過，幾至於發狂，自那時起，我纔了解魔障之被人稱為浪漫者，實與一般所謂浪漫的意思迥然不同，正因這世上太冷薄無情，所以她的感情，她的熱血，無從發洩，——原來她來到人間是太孤單了。

她是孤單的，當然這淺薄的人世不能滿足她那無所不包的胸臆，在這時，有的就為世界絕對犧牲（如耶穌），有的對世界懷疑（如安諾德），有的玩弄世界（如拜輪），魔障則對世界悲觀，無端狂笑，無端痛哭，都因為她正感着沙漠中的孤寂；不幸，她會遭了一度重大的打擊，戀愛方面失敗了，她終於放蕩起來，其實這類放蕩當然不是世人所謂的『亂來，』也不是中國人所謂的『浪漫，』我無以名之，名之為偉大的表現，但是說

來也可憐，她竟被人們冷譏熱罵起來。

本來生活的不同，正以各人個性爲轉移；廬隱的生活，在我認識她時，正往因過於熱烈而陡然冷靜的一條路上去，這條路自然是她生活不快的主因，唯其有這點對世界的不滿，所以她的作品幾乎句句都筆尖上帶着感情，哥德說的好『如果一個人在中夜不知孤獨的坐在床上啜泣，他是不能了解人生的。』廬隱之能了解人生；正因她的生活，隨時隨地，都在掙扎，奮鬥，失望，感傷中。

三 她的作品

廬隱的作品，自然用不着我多此一舉來介紹，但因要講幾句關於她的話，所以不能不略說到她的作品。她的作品已成單行本的有：海濱故人 曼麗靈 海潮汐 歸雁，將成單行本的有：玫瑰的刺 象牙戒指，此外還有許多作品散見於各報章雜誌，在此我不必講這些創作的材料，我祇談談她的作風好了。

她的文筆是直切，健勁，倔強的；這因她個性如此，又不起稿，一方面當然有她的弱點，但亦有她的特長；所以我們讀到她的作品，從不感到不清楚，不流利，不直切，不痛快，祇感到一把如刀般的筆一兩下便把我們心中最纏綿最理不清的心緒劃分了，不過請別誤會，這位女作家也頗能寫悱惻纏綿的文字，（尤其是雲鷗情書集，）我因之可以下個判斷，說她創作與生活方面都有兩層人格。

她的小說結構似欠精密緊張，這因她雖未出個什麼詩集，但她的爲人與心情，頗似一個詩人，詩人的文筆，美則美矣；情感，富則富矣；所少的祇是結構，廬隱初期的小說，當然結構不甚精緻，但象牙戒指以及她最近作的戰事小說已很能表現這位强有力的女作家，由酣恣多情的作風一變而爲客觀的分析的寫實的了。

又她的處女作海濱故人裏，堆滿了華麗的詞藻，文雅的句子，到了歸雁，她文字方面的技巧竟轉爲樸直，通俗的了，直到新近，我們時常在申江日報副刊海潮上讀着她的文章，她的文字更不加雕琢修飾了；這並非不好的現象，這正是她在文句的技巧方面，

大有進步，你看，她僅用一兩個極平常極普通的字，便把人間最難捉摸的情節，與最糾紛的現象，表現出來，這不是技巧的最高峯而何？於是從前她所用的那些華麗的詞句，反覺隔靴搔癢，不能達出作家的本意。

廬隱創作之快，真可謂神速，無論什麼雜誌報章不催她作稿便罷，假如催她，再三催她，甚至於大編輯親到她府上來索稿，她便請編輯先生坐下，一面談話，一面吸煙，祇聽見筆尖在稿紙上刷刷的響，不斷的寫，不久一張千多字一頁的稿紙竟佈滿了靈秀的字跡，這樣一張復一張，於是聽見鋼筆一扔在桌上的聲音，椅子往後一推，她站立起來，精神飽滿的把還未十分乾的稿子交給大編輯。

『還得看一次嗎？』編輯問。

『不，不必了，這就行了。』廬隱說。

『那麼，你連底稿都沒有一份了。』

『所以你們當編輯的人對我的文章更當小心，我作稿從不起草的。』

編輯先生欣然告辭而去了。

盧隱的小說當然有她的毛病；但毛病誰沒有呢？祇要她內容有個性，文筆有風格，能另樹一幟，便已不朽了。

四 其他

寫了上面關於盧隱女士的三段文字之後，在這段裏我打算寫點她生活中最瑣屑的事實，以餉愛讀她的作品的人們。

原來盧隱雖原籍福建，但她不會說一句本省話，滿口是國語，她的國語真太漂亮了，記得有一次我和她同遊北平中央公園，我是對語言學頗饒興趣的人，知道她是福建人，就要求她教我幾句福建話，要求的結果祇是舌頭嘴頭全發乾了，還不會聽見她吐出半句來；當初我還有些生氣，以為都是朋友，又何必如此固執呢？誰知她真不會說，就會說，也不過一兩個單字罷了，她既不能說本省的話，可是從她的容貌看來，人們都以為

她是廣東人，那知她連廣東都不曾去過（雖然她的足跡蹤未遍天下，也遍了中國的一大半。）

每逢放假的日子，或是學校放學後，廬隱回了家，心裏似乎總像盼望什麼似的。初識她的人自然以爲她在結構什麼小說，或在思維什麼問題；但與她相熟的人一望而知她心裏又在翱翔於中發白之間了，她自幼卽喜嗜手談；她善於口談，同時也長於手談，說她『長』，并非說她能在莊上和六百和，或是能扣別人的大牌，或是能四圈下來，贏到一個月或半個月的薪水，或三四萬字的稿費，我說她『長』於手談，是說她能繼續來念四圈，或通宵竹戰而不倦，祇要有牌打，什麼話都好講；如果在座有一人說因事不能奉陪，廬隱則必鼓其三寸不爛之舌，雖蘇張復生，亦不能過之矣。

我們讀詩話時常看見詩人的什麼『斗酒』『美酒』種種的記載，廬隱雖亦好酒，但不能多飲，祇能小酌耳，她很喜歡到小酒館裏泡一壺好茗，喚上幾碟鹵的燻的燒的酒菜，這慢慢的小酌小食，有時不幸三缺一而無人成廬隱之美時，（這種情形亦復不少）她便獨自

到市上去，左手拿一瓶美酒，右手携一包佳肴，準備悠然的小酌。

我們在上海住慣了的人，都知道這金迷紙醉的地方，那個小姐少奶奶不打扮如花一般的，但廬隱雖也有時同時髦女士來往，她却不像她們那麼矯揉造作的修飾自己。有時她心血來潮，也去做幾件異常時髦的衣服，但不久她厭棄了，仍然穿上她的舊衣，天天是這件衣服，在家裏，在學校，在跳舞廳，在影戲院，在酒店，在朋友家，在宴會上。她時常說：『我決不爲別人打扮，我願穿什麼就穿什麼——不過，我有時也非常修飾，那得要我心情這樣做的時候。』

讀過科學發達史的人，誰都知道牛敦家裏有老鼠，他買了兩隻貓，一大一小，他在壁上鑿了兩個大小不同的洞以便兩隻貓好進出的那段趣事。如牛敦這般天才，有時頭腦還不過這樣遲鈍，簡直可謂低能兒了。我們的女作家，有時也犯了與牛敦同樣的毛病，實令人發噱，廬隱最怕乘公共汽車或搭電車，因為她就連每日必經過二三次的靜安寺路都弄不清方向，在先施或永安，在裏面兜上幾個圈，她便有點兒迷途了。所以我想她的

收入，大部分在黃包車和汽車上，（這不是她有貴族氣，祇因她沒有更好的辦法，）而她許多寶貴時間，都費在問路和尋方向上去了。

女人的心

關於廬隱女士

四郎一——二一

正文目次

第一章	初識	一——二一
第二章	接近	一三——二三
第三章	低訴	二五——三六
第四章	月下	三七——五〇
第五章	苦戀	五一——六二
第六章	謠言	六三——七六
第七章	去國	七七——八九
第八章	衝突	九一——一〇二
第九章	離婚	一〇三——一五
第十章	勝利	一一七——一三〇
第十一章	回國	一三一——一四三
第十二章	懺悔	一四五——一五九

女人的心

廬隱女士

第一章 初識

正是一個初夏的早晨，素璞爲了她的朋友梨雲結婚，她要去幫忙，所以絕早便起來了。當她走到櫛沐室的時候，太陽剛剛晒到柳樹巔，一羣雲雀紛紛飛向各處找吃食去。

素璞站在一面大菱花鏡前，打開了頭髮，右手擎着一把淡黃色玳瑁的梳子，只放在頭頂上，怔怔的出神；她想今天是梨雲結婚的日子，而且是一個晴明爽麗的好天氣，真可算是良辰美景了。據梨雲說她倆已戀愛三年，只爲了那位新郎海文已經結過婚，因此她倆在苦戀中掙扎了三年；直到最近海文才和她的妻子正式離了婚，現在她倆是有情人終成眷屬。……一對苦戀的人，達到結婚的目的，梨雲不知怎樣快樂呢！唉，人人都有一個甜美的黃金時代，我自己呢？

素璞默默的沉思着，那拏梳子的手軟癱癱的落了下來，她連忙把梳粧台下的春機拖了出來，爽性對着鏡子發起獸來，她一個苦悶的心正回味到四年前她的婚禮上去。

那時也是一個晴明的好天氣，而且又當百花開得最燦爛的仲春時節，百靈雀和黃鸝早晚唱着婉妙的歌聲；那時候她僅僅十七歲——一個對人生毫無認識的少女，在中學三年級裏讀書，在學校年假大考結束後，她帶着快樂閑散的心情，回到家裏；看見她母親整日整夜的忙着，定作傢俱呀，買衣料呀，她莫明其妙的問母親道：『媽媽買這些東西作什麼？』甯媽媽總是含笑不言，有時或者說：『自然有用處，』不久年假滿了，她預備搬到學校去，媽媽連忙把她叫到跟前，摸着她的頭髮一面慈和的說：『阿素這半年不必上學了。』

『爲什麼不上學，媽媽？』

媽媽沉吟了一下說道：『賀士已經畢業了，一兩日就從上海回來，六七月間要到外國去，這一去至少三四個年頭，而你們的年齡也有這麼大了；我想還是讓你們結了婚他